

漢唐事筭對策機要

六

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卷之十一

漢

田制

田制不立無以為久遠計



漢承秦人阡陌之後因陋就簡不立田制以為久遠

之利故民之聚者地多狹而地之曠者民必稀長安

地陘蕭何請民入田上林空地本傳何為民請曰長

民得入田郡國地或磽陘無所農桑者詔聽民徙寬

大地景紀元年詔曰郡國地或磽陘無所農桑者

者聽之大地或地饒廣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

占墾草田至數百頃孫寶傳寶遷丞相司直時帝男

尚占墾草田至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波澤畧皆

相史按驗劾奏立尚。張禹買田皆極膏腴上賈本

而民稀皆為權貴所有漢惟不能度地以居民故民

有聚散而地有廣陘富民或田夾一州貨殖任氏傳

而申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令以賣醬而喻

皆醫氏以酒劑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氏以

錯所以言於文帝以為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

地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者其為是歟食貨志

文帝當是時籍田則開矣文紀二年代田則行矣

志武帝未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公田則假貧民

矣宣紀地負氏田但民無計口授田之制則亦無補

矣宣紀地負氏田但民無計口授田之制則亦無補

於時矣董仲舒願限民名田食貨志仲舒說上曰古

近古限民名田以賜不孔光何武謂吏民無過三十

頃食貨志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

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苟用其言而

次第行之小民弱戶其庶幾乎然匡衡為丞相多取

縣田以為封邑而上不問計注上哀帝濫賜董賢之田

二千頃而王嘉以為均田之制從此壞王嘉傳曰食

封事云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由是觀之則漢之田

制其能有行乎唐杜佑以為元始二年平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以當年戶計之總千二

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四

十六步有奇見通典及地理志則是井田百畝之制可以漸

行而無有能之者彼王莽者果何足以行井田乎

勸農漢策第勸農而豪奪不禁何勸焉

漢初重租稅以困賈人食貨志高祖令賈人不得衣

令民得田故秦園囿務本抑末之意首見於此高祖

故秦苑囿園池蓋自天子而下至於縣長吏無不以

農為先務躬開籍田以率民耕則天子知勸農矣文

二年詔開籍田朕親公府遣計吏歸告郡守帥勸農

矣上計大司農丞部一州以勸農則九卿知勸農矣

平紀始元元年置大司農丞部刺史行部問墾田頃畝

五穀美惡則監司知勸農矣何武傳揚州刺史行

試其誦論以得夫然後入傳舍以記其墾二二千石

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

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勤成紀建始四年詔曰方東作

勞來之勤入阡陌致勞來之勤縣以秋冬計其墾田多少集簿於所屬郡

國注計則太守縣令知勸農矣以致除罪拜爵一出

於穀食貨志文帝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

以救粟當其所輸之賦錢幣則勸農之意夫豈不勤

而民益趨末猶未能一歸於農何也及觀少府所假

彼澤百姓既已田墾而爲紅陽侯所占田制則民之

於耕於已何有內郡租歛重於外郡而畊豪民之田

見稅十五食貨志云云墾田十分則田之所出於已

何利如是而欲勸農則亦徒文具而已矣故孟子言

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之人君有仁心仁聞而民不

被其澤者無亦經界之未正耶

風俗淳樸難制多緣從豪族入京

漢承秦弊風俗浮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高祖八年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上同所以定名

分謹法制爲甚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熟漢家之

化而庶人帝服倡優后飾富人墻屋被文繡治安猶

見於孝文之時夫豈無其故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

楚昭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

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車

服上僭侈靡無度地理漢興立都長安徙育諫田楚昭屈景及諸公臣家於長陵後出

出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井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技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錯雜

風俗不純其出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尚費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戚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美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其又何尤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為天下

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絺繡設鍾

鼓備女樂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成紀永始四年詔其言諄復

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貨富人則

復徙五千戶于昌陵成紀鴻嘉二年徙郡國豪傑此不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如有五千豪富之家聚于京師而不爭為淫麗者乎

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救火矣善乎賈生

之言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而切之於經

制之不立治安策彼經制者豈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者乎

贓吏漢懲贓罪至嚴然亦不可徒法

漢法守主盜直十金以上者棄市陳咸傳翟方進奏咸為郡守主守盜

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十金弃市受其故官屬所將財物者奪爵

景紀元年詔丞相与廷尉更議著令廷尉信謹与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奪

爵為士伍免之其為舉主者同坐削官或贓不入身猶以選

舉不實而鐫秩並具選則漢之待贓吏其法固已嚴

矣是以匡衡為三公詐取田租千餘而為司隸所劾

此言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受取盜贓二百五十為司

直所奏宰相韓延壽放散官錢千萬以左馮翊而棄

市本傳延壽代望之為左馮翊望之并御史大夫持

守三千萬廼以大司農而國除氣節則漢之於賊吏

固不以爵位而撓其法雖以三公九卿之尊馮翊之

勢亦有所不能免者及觀薛宣移書二縣令雖有守

主之盜賊發取錢財則持有所貸而不置之法縣令

朱博使功曹具疏姦賊而令其自改博傳入守主馮

筆札使自詔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博知

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賊小大不敢隱博知

其罰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巳投刀使削所

於縣吏曹掾又何其闢略如此哉天法行於權要勢

力之臣而疏關於州縣之小吏此漢家之所以為得

雖然是猶以法論也當文帝時乘傳而行郡國者發

粟賦錢以萬計賈生上書謂是風俗敗壞之所由關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刀筆之所

能為卒之孝文之世興於禮義而刑措不用要亦有

其本矣

復除復除多其役則公可為後法

漢之復除多於周而法詳於周故其役公而民不怨

攷之於史罷廢有復漢兵三老有復高紀二年令

苦者後勿粗民年五十以從軍行復

民年五十從軍行復民產于

有復子加二氏至老憐力田有復惠紀四年

其入粟至五大夫有復食貨志至五大夫以上乃復

一人以至功臣復周禮等百三六人家子孫令奉

祭關內侯周禮大夫注實者謂若博士弟子明經

皆有復儒林傳博士官置弟則漢之復除比周官卿

大夫所掌為尤廣周禮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因

謂有復除也且又行之天下非如周之所行止於國

中而其法尤為優矣然周小司徒之職登其夫家之

眾寡不過歲時入數而已周禮小司徒之職云云乃

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物而漢則以四時

以歲時入其數注若今四時言事

言事周大比以受邦國之要不過於三年而已徒小司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要而漢則以八月案比

蓋凡民數之眾寡土地之可任與夫役法之可起與

否一歲之中凡五致意焉此所以漢復除雖多而不

害其詳且公也今戶籍之制踈而民役之法亂仕者

患其過制則析之大戶畏其倍數則析之增進之家

患其入役則析之顛倒參錯莫甚於此而差役大為

民蠹比漢法之不可以不講

館閣漢校書講筵修史皆殿內禁

杜佑云漢氏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

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若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

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見前通及攷三輔故事石

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施讎傳顏注引則石

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七略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

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藝文志注如淳引

則延閣廣內皆為禁中之藏明矣蓋自武帝建藏書

之策置寫書之官秘府書稍充集成帝復求遺書於

天下輯羣書總要而為七略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

藝文志漢興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樂崩壞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記皆充秘府至成帝時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大兵書畧有術畧有詩賦畧有方技畧是以漢之校書多大於

天祿非大夫侍中不預此選劉向光祿大夫劉歆侍

閣而石渠則為諸儒講論六經之地而以博士處之

施讎為博士甘鳳與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劉向亦講論六經於石渠歐陽生齊廣德王式戴勝林

尊皆以博蘭臺石室則在殿中而為史官著述之所

百官表中丞在江蘭臺掌圖書通典云漢中

丞在殿中丞在江蘭臺掌圖書通典云漢中

公細石室書正而明亦以蘭臺掌圖書通典云漢中

本紀及諸儒講論六經於石渠歐陽生齊廣德王式戴勝林

之室亦著述之所蘭臺掌圖書通典云漢中

者皆處於內禁其六三觀矣

類皆司馬枚舉嚴助之徒為之也辨南王安傳時武

翰苑西漢代言待王言之餘

漢家制誥取為後世稱述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

類皆司馬枚舉嚴助之徒為之也辨南王安傳時武

博善為文辭甚重如等視草乃清班固西京賦以為

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清班固西京賦以為

金馬承明著作之庭西京賦云又有天祿石渠承明

之所也房名著作蓋直廬於承明者皆制誥詔令之言而待

詔金馬者皆一時賦詩歌頌而已按嚴助既承明之

詩中復使文東方朔王褒張子至於奏謚策誄則

又屬之大鳴臚官表秦有典客漢更為大鳴臚景紀

之國大臚臚蓋未始有定負也東漢始制商書侍郎

專主文書起草取孝廉之士試以箋奏而補之其負

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百官志尚書侍

百人每曹六人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選有使

能者為之入直官世清錄白綾被以錦練為之給幃博

美食下天子一等又給伯使一人女侍史一人皆選

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朱漆地謂之赤墀尚書郎

口含雞舌香以答對欲氣芬也月賜赤管大筆一

又改文部掌文與今之翰苑無異王通獨於漢制屢

官選事云云加嘆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之風

真得王言之體中說周公篇賈夔問讀書之義子曰

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日命曰制曰詔

曰贊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有七曰命曰制曰詔

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有制乎其上湛然其下

恬然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失之与天下正之

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千變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

服色 漢衣黑而旗赤莽衣黃而牲白

國家制度必明一代所尚以示後世之所不可易也

十一日... 所見而然哉

事箋對策 卷之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漢代車馬對策機要卷之十一



車輿 漢君臣車輿之制不詳則乘禮

漢初天子不能具龍馭正特稱或乘牛車食貨志自天

子至於百官車輿之節尚未備也景帝建長吏駕之

制士風而百官之騎從也有差等武帝置甘泉鹵簿

之儀祭儀百官長官巨家備而而天子之乘輿

始備以法駕則侍中乘六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文紀如得生大駕則公卿引大將軍驂乘

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

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輿非司乘輿大駕三公引



車輿 漢君臣車輿之制不詳則承禮

漢初天子不能具駮駟而特相或乘牛車食貨志自天

子至於百官車輿之節尚未備也景帝建長吏駕之

制士用而百官之駮駟亦差等武帝置甘泉鹵簿

之儀祭幣百官長志曰皇家舊事而而天子之乘輿

始備以法駕則侍中乘六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文紀如得注大駕則公卿丞引大將軍驂乘

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

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引大將軍驂

乘輿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駟行天郊甘泉

備之官有其注曰甘泉鹵簿揚雄甘泉賦服履

一乘勝象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又輿服志尚書御

史所載最後一車豹尾以前皆為省中至於百官則秩二千石者車

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者朱左轡注諸侯王大國

則朱輪特虎小國則朱輪特熊輿服志注引古今注

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別駕主

簿則緹屏泥軾黃霸傳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

時而使昭儀常從於豹尾中揚雄傳是時捕昭儀

文帝乘輿以朝東宮而使趙談驂乘而共

載與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

載與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

奈何与刀錮之餘其載於陳遵初除河南太守至乘
定上笑下趙談談位下軍陳遵初除河南太守至乘
駕車出入階巷注上風鮑宣為豫州牧行部去法駕乃
駕一馬宿于鄉亭注此天子鹵簿之儀百官車輿
之制所以不可不講

宗廟初焉矣古而後辨於禮煩

漢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相去異
處不叙昭穆故其數不止於七韋元成傳京師自高
皇悼皇考有車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國中
各百有遺傳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旬至元帝時元成議迭口今
宗廟異處昭穆不叙宜入就大祖廟而序昭穆如禮
云云文景在位皆先作顧成德陽廟武曰龍淵昭曰猗
徊宣曰樂游元曰長壽成曰陽池文紀四年作顧成

第十一

制禮如享三若讓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
顧成如享三若讓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
帝號樂陽元帝號龍淵昭曰猗
之禮自匡衡貢六之

七廟之議禮記禮記

尊高帝為禮記禮記

迭迂文成一丘一捨毀尸之主皆令食於高廟子孫

以昭穆而禮記禮記

已祭禮祭禮

帝南面高禮記禮記

禮制無節宗廟之祀一歲凡二十有五文成傳

云宗廟禮記禮記

中十月廿日又改蒸二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亦既數矣而郡國園寢便殿之祭又不與焉

徒所以切劘於此而不恤乎其他也

禮宜正定天子是相元丞等皆曰宗廟在郡國宜無

修奏可月餘詔曰明王制禮立親庶四祖宗之廟

議曰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

五廟而迭毀之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

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也臣愚以為高皇帝定天下

惠孝文孝景廟宜毀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為文

帝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孝武漢四夷宜

為世宗之廟也下詔從之孝景及皇考廟皆罷玄成

之儀深言不可哀帝即位光祿勳彭宣言孝武皇帝

雖有功烈親之孝武皇帝廟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

可謂無功德上覽其議

曆數 漢太初曆未善而儒者知曆可喜

漢初用古曆嘗有後天下之失高祖以來因循未改

律歷志漢及歷事卓創以比平侯張蒼

問史迂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帝乃詔迂等議造

漢曆其術本於黃鍾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為

日法號太初曆

漢宜改正朔遂詔卿等遂與侍郎尊等議

造漢曆太初曆乃選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律長九寸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孟注黃鍾九十一

晦朔當時以為最密志云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七

家復使校律曆昏明官者得干陵渠復覆太初曆晦

如連珠陵渠奏而後之曆家亦必以鄧平太初曆為

驗志云後二十餘年太史令張壽王言更曆之過丞

初曆第一即墨徐乃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曆亦第一

也及攷史遷所著曆書反去太初日分之術而用古

曆九百四十分為日法是何迂之所自造者乃置而不取

耶蓋古曆之失以其朔餘太強而至於後天及改新曆而後

天之失尤甚於古曆此迂之所以不取八十一分之

法也考之律曆志既言元封七年十二月甲子朔冬

至日月在建星李奇注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

賈逵論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

者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曆四分法在斗二

十六度中官舊法冬至夏至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夫建

星在斗十三四度之間其與牽牛初相去蓋十餘度

不應若是之遠也至其篇末又云進退於牽牛之前

四度五分九章歲為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

進退於牽牛前且謂牽牛前四度則正處於建星牽

牛之間矣進而及於牽牛初為不及退而比於建星

為太過其進退皆無所據愚是以知太初之曆未為

精也而淳于陵渠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者

其附下周上亦甚矣然獨有愛於漢之曆官不專付

於星翁而儒者通知天文與記註官同為一職如馬遷

為大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復作太初曆也司馬遷為太史令自謂文

史星曆近乎卜祝司馬遷報云而劉歆揚雄張衡之徒

皆能明於曆紀志孝成由劉向總六經列是非作五

諧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意於天文陰陽曆算之

玄言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

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徒使人論莊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安帝時為太史令作渾天

儀故唐杜佑以為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併周之太

史馮相保章之職其言不為無證

災異出於天變若茫昧不可測者而漢之諸儒往二

據經守古推以人事而逆其必出於此若曰宗廟簡

祀后黨奢侈則有其災五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

時則水潤下翼鳳傳元帝時二月地震七月地震

幸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地大震其後連月夕陰雖有日猶不能復陰氣盛

矣今二后之黨滿朝非時氣位執尤奢侈過君道不

修權臣擅政則有其災李尋傳哀帝即位召尋待詔

者日月失度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曰君不

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無光劉向傳成帝時上無繼

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曰今大將軍乘

事用權五侯驕奢並行威福王氏先相墳墓其梓

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椽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

此宜黜遠外戚無授以政又杜欽傳日食王章上封

事言鳳專權自董仲舒劉向睦孟夏侯勝京房李壽

翼奉之徒皆有是言睦孟等贊曰漢興推陰陽書災

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

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
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若明者也

雖其事未必盡然然使其君反己內省敬畏恐懼仰
觀蒼二而不敢有恣睢者蓋其言有動其惕然之心

也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成紀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三年春

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四年六月詔曰乃者地震京師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書者多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就使天

心不專以是應而為之大臣者尤當推廣其言以啓
人主畏天之心可也張禹於此乃引聖人不語怪神

子貢不聞性與天道以釋成帝之疑反謂新學小生
亂道誤人宜無信用禹傳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

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頗意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謝問禹天災因用使民所言王氏事示禹二

自見年老子務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謂
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

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上不疑王氏
是使成帝忽人言而玩天戒焉用彼相為哉嘗觀武

帝栢梁之災乃為千門萬戶以厭勝之郊祀志武帝

計甘泉公孫卿言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郎勇之西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甘泉作諸侯郎勇之西曰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而卒有巫蠱之禍巫蠱之禍

朱安用成於江充詳見矣宣帝郡國四十九地震紀

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素服避服避正殿五月鳳凰集北海安丘淳于○素服避
殿不旋踵而鳳凰之瑞集于北海蓋武帝惑於方士
之術而魏相風雨之奏相傳宣帝時上疏云云君

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而亡廉耻冠賊發矣常有以警宣帝畏天之心故也然則天

謹之來可以修德禳而不可以人力勝云

祈祭 文帝以祭為民致後人淫祀無極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蓋以民為神之主也文

帝切於愛民而謂禳禳之事足以佑民也廣壇場增

圭幣除祕祝之官以為民祈福文紀十三年詔除祕祝之官移過

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主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

場圭幣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其為

事已舛矣宣室之間未遑他事而急於鬼神之本賈

傳文帝徵謹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謹具道所以然之故夜半文帝前拜為梁

王傳 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

抑又甚焉而其心則為已不為民矣巡海而求神仙

郊祀志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

惟奇方者以乃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

人求蓬萊神人宿留海上與方士築宮而致泰一志

傳車及問使求神仙人以千數築宮而致泰一志

作甘泉宮中為臺屋屋天地位泰一諸鬼祝史祠官相

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歲餘神不至。祝史祠官相

望於名山大川之上志公孫卿言神仙如迂闊積以

治官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凡他山名祠行過則

祠去則已方士所與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

如故。祠皆 一切妄祭淫祠以徼福於一已百姓困而

國用竭福何有於已哉終漢之世凡一歲三萬七千

祠志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 祠使若者及後前出所嘗與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 歲三萬七 而王莽又崇置之上自天地六宗下至諸

小鬼神凡千七百所志恭纂蓋自文帝有以闢其端也胡廣以為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臺賢宗廟迭毀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得以類相從夫孟堅舍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述孝武之淫祀以為後世戒見郊祀志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為哉

告老

優待退老礼制俱善

漢無引年之制士大夫告老而歸初不以齒論上印綬乞骸骨天子為之賜金安車駟馬以寵其行元帝時于定因為丞相上書歸侯印乞骸骨上乃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御史大夫薛廣德大司馬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哀帝時彭宣為右將軍賜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

綬以問內疾歸成帝時張禹為丞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又一疏韋賢皆賜金此其

常典也然有以故祿歸老于家者張歐周仁萬石君是也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周仁以二千石歸

有策遣其歸而不敢斥名者龔勝邴漢是也兩龔勝邴漢是也

祿大夫大邴漢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俱乞骸骨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文二入以老病罷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大夫其修身遵道以終高年。有聽其罷歸而

就問於其家者趙充國董仲舒是也趙充國罷歸就第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仲舒歸居朝有不得告

廷有大議使二及廷尉就其家問之本傳有不得告謝令其奉朝請者張禹孔光是也張禹以丞相告老

凡入省中用校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本傳。若是者又皆以一時之時恩所以全其終

始尊其道德養其氣體而幾於古人之乞言者矣愚
恐孔光張禹之不足以膺是禮耳

驚爵 由權宜而至濫獨黃霸非濫

驚爵始於文帝而浸淫於武帝文帝務在勸農故入

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得復一人復除武帝置武

功爵直以國用匱乏故除千夫如五大夫始免徭役

爵得至樂卿有止法食貨志武帝時有司請令民得

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一等爵得至樂卿

以顯軍則其權一時之宜而為異法制亦以周密然

卜式輸財聚邊賜外徭四百人則不止復一人矣晚

賜爵左庶長駿於封侯而無禁式傳時漢方事句

財半助邊役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

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因前欲

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徭四百人式又盡復與

官是時富豪皆匿財唯式光為助費上於是式終

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後呂嘉反式上

書願去子男請行死之以尺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

侯注徭役外得復除四則其過於樂卿而不知其幾

倍矣自後補郎除吏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則郎選

衰而吏道雜矣貢禹上書元帝云武帝用度不足使

有財者顯於世又食貨志有司請令民買爵云二大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二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

然其末年選用之序猶未至於能否混淆有可取

者黃霸入穀補馮翊卒史而初領郡錢穀計簿書正

以察廉補河東均輸長累迁至郡守而於農桑蓄養

米鹽靡密無不通曉而治行卒為第一 本傳霸入谷 沈黎郡補

言正以廢稱警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
大守復為議川大守務農節用殖財是樹蓄養米
解密初若煩碎然觀精力能推行之治為天下第
此其用之為有法也苟惟入財補官之人不隨其材
而泛使之益見其為冗矣

宗室

宗室輕故墮王莽計惟 皇朝不可及

高祖懲孤立之弊大啓九國封王子弟見諸侯表其大
者既已嗣世而襲封而其苗裔支別則致宗正官以
糾合之總其屬籍而辨其昭穆勿使有踈遠此其敬
宗叙族之意善矣高后時劉氏宗室猶存仕於京師
者宗正劉卬朱虛侯劉章東平侯故其議定策立未
嘗不與劉卬立文帝其後諸侯國人不得宿衛而宗

室無在位者從信傳先為東平太傳入為右扶風後
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哀帝策宣曰有司數奏言
左將軍印綬以國內侯歸家又兩龔傳勝為郡吏三
拜為尉以國人不得宿衛補吏昭帝於是詔許辟疆
共養仕於朝遂以光祿大夫為長樂衛尉矣昭紀始

以宗室元左位者卒茂材劉辟疆劉長樂皆為自是
辟疆之子德為宗正丞德之子向為給事中向之子

歆為騎都尉劉德傳昭帝初為宗正丞向宣帝時任
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哀帝時歆遷騎都
尉奉車光父子相繼登于朝著者惟是楚元王之後

耳其他未聞也王莽陰懷異圖乘漢支本之弱召宗
室九百餘人增秩補吏以收其心復詔天下漢元至
今十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罪辟

教訓不至之咎令二千石選有德義者立為宗師考
察其不從教者聞于宗正此其為制亦善矣平紀元始五年

拾祭明堂宗室子九百餘人微助祭祀畢皆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維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之子孫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

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郡國置宗師以糾之或陷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書言宗伯宗伯請以聞

而其意則非卒以區區小惠濡沫其國有叛漢而獻
頌者豈非有以激之哉今剖符之封坐受虛邑而
食其租稅無漢氏專城之患而其仕於朝者均秩內

外一等臣子此誠周家卿士出入之意漢何以及此
宦官豕宰轄得內人漢初僅似後世可哀

漢自高惠以來皆有宦官大抵官闈左右之任宣受

詔命陪從輿輦而已官志中常侍宦官掌侍從左右

對中黃門宦官居則宿衛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鄧通之幸天子至飲燕

其家累鉅萬文帝常宴飲其家其見寵如此其寵
可謂極矣一有怠慢之容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之
而無桀驁難制之患蓋以漢初宰相得監官中如郎

中令王陵傳呂后以辟陽審食其爲左丞相幸於呂后及爲相不治監官中如郎中令百官公卿皆

因決禁闕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者猶知宰相
之可畏也自武帝數宴後庭始與朝臣隔絕而媒近

中貴然以韓嫣李延年之徒恩寵優渥亦未始委之
以政而卒不免於誅戮嫣傳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

益親嫣上欲事代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節節通嫣待出入亦巷不禁以姦聞皇太

后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然不能得延年坐法
腐則給事狗盜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李夫人
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為叶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
而與上卧起其愛幸時韓媽久之延年弟貴與中人
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至宣帝始以宦官為中書
沒其愛弛上卒誅延年。而弘恭石顯俱以閹人父典樞機天下之事無不出
於其手方宣帝躬覽明察此二人者不得容其姦一
傳至於元帝不親幾務而事無小大悉關決於中書
專權邪僻賊害忠良注朋黨西漢宦官之禍莫甚於此
時其亦可哀也已周官寺人內寺之職殆不過通內
外之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皆統於冢宰矣禮天官冢宰寺
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內寺掌內外之通令夫惟統於冢宰
故其權有所歸漢初之制似矣而不能繼之於後何

哉

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卷之十二



